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十八回 昭慶埋蹤驚遇燒香客

詩曰：昔為名山僧，今為杏林士。  
洋洋西湖水，有美共棲止。  
誰料天網疏，竟爾不能漏。  
一朝罹嚴刑，自作應自受。

卻說歸安縣中尊，雖則一清如水，愛民若子，只是執持一見，不可挽回。當晚提齊了趙誠甫、丘大及一干鄰證到案，細細的審問時。原告、干證，俱質丘大強姦不遂，懷恨陸氏，以致條無下落，生死未卜。中尊大怒，便將丘大嚴刑拷究。丘大連聲叫屈，死而復醒，不肯招認。自此復勘三次，難以結案。丘大被禁在獄，條忽四載，托著一個族弟丘子清，將詞具告鹽漕察院，蒙批本府提審，才得取保釋放。丘大得脫囹圄，勝若重生，但一心恨著陸氏，遍行緝訪。又將一載，竟無蹤跡。

那一年，正值三月中旬，丘大、丘子清同了幾個朋友，前往杭州進香。及到了天竺寺，燒香已畢，再往靈隱、岳廟、斷橋等處，遊玩了一會。打從昭慶寺前經過，只見那相面算命的，處處簇擁，好不熱鬧。又見靠東橋側，掛著一招牌，上面寫道：「龍門清隱道人，專治療瘡發背，諸般無名腫毒，效應如神。」丘大分開眾人，打一看時，只見擺著許多膏藥丸散，那個賣藥的，年將三十左右，生得唇紅面白，頭戴一頂紅纓滿帽，身穿一件黑絨鑲領的藍布馬衣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自家生在廣東，長游江北。曾遇異人，傳授海上奇方，青囊秘訣。所以親往山中，一年採藥，一年修製，合成萬應神膏，八寶丸散。每遇奇瘡異毒，將發者可以一服而銷。已發者，可以刻期立愈。自到西湖，經今六年，只取藥資，並不計利。遠近馳名，屢試屢驗。但在杭城住的，可以朝暮來取。若是四方君子，或因燒香而來，或以貿易而來，有甚瘡毒，速來取去，休得當面錯過。」言訖，只見那些眾人，也有求取癩藥的，也有討那膏藥的，紛紛取索，一時應接不暇。丘大仔細把那賣藥的一看，甚是面熟。那賣藥的，也在眾人內，忽然抬眼，見了丘大，便即低了頭，再不做聲。丘大正看得熱鬧，被著丘子清及眾朋友催促，便由昭慶寺後，轉出一口壩下了船。當夜，丘大臥在船內，翻來覆去，只想那賣藥的：為何面熟？忽然醒起，就是那化緣的證空和尚。便與丘子清說知，丘子清道：「我想陸氏那個婆娘，必被證空拐去，累兄受刑坐獄，吃這一場屈官司。諒那和尚，必然還俗，做些生理。吾兄既遇見這個賣藥的面貌相似，我們明日同到寺前，再將他細細盤問，便見明白了。」丘大道：「吾弟所見極是。」次日飯後，丘大、丘子清與在船幾個朋友，一同再到昭慶寺前一看，那賣藥的尚未見到，各向殿上閒坐。看看等至日中，丘大心下焦躁，走到寺前酒米店內，問其來歷。那店內說道：「這個走方賣藥的，想就住在敝地，只除風雨日日在此賣藥，倒也遍處馳名，頗有主顧。但他姓字，卻不曾問得。」丘大探了這個消息，便與丘子清商議道：「他既日日來的，為何今日偏不見到？想必看見了我，所以不來。」丘子清道：「若是這般，那賣藥的決是證空無疑的了。只是眾人在此，盤纏缺少，難以再等，只索開船回去，慢慢的再為商量。」眾人都說道：「子清之言，最有斟酌。我們回家，報與趙誠甫得知，看他怎生計較。」說罷，當即開船。遇著一路風順，不消兩日，回至湖州。丘大弟兄，不肯去見趙誠甫，即托同船朋友，走到趙誠甫家裡，備將前項事情，一五一〇說了一遍。趙誠甫愕然道：「若據這般說起，我那淫婦，被著賊驢拐去，豈真冤枉了丘大麼。但他果係逃在杭州，一水之地，要去根尋，亦有何難。只是丘大，如果冤枉，必須隨我同去，方肯信他。」眾友道：「丘大哥咬牙切齒，恨著證空，兄若要他去時，他自然隨兄同往。」趙誠甫即與丘大約了日期，一同起身，到了杭州，就在布政司前，尋一個相熟的寓所住下。每日，丘大自到西湖，遍處緝訪。趙誠甫背了線簍，手內搖響喚嬌娘，只在城內大小街巷，假以賣線為由，處處察探。條忽半年，並無影響。且喜生意茂密，除了日逐飯錢費用之外，尚有一二分利息。所以趙誠甫安心住定，不覺厭煩。一日早起，丘大道：「聞得沙皮巷內，王心宇家的土地甚靈，試去卜問一卦，那個賊禿還在杭州，或又另移到別處？幾時得見？在那一個方所？倘他斷來有些意思，我和你便做一處去尋，撞見之時，也好協力拿他。」趙誠甫點頭依允，急忙就向王打筍店內，對著土地，暗暗禱告了一遍。王心宇將筍丟下，卻是三個聖筍，便道：「所問何事？」趙誠甫道：「是要尋人的。只在目下，就尋得著麼？」王心宇連聲應道：「若問尋人，登時就見。」丘大道：「向何方所？應在何時？」王心宇道：「只到東南方，今日午時三刻便得遇見了。」念著卦詩道：

三聖青龍卦，東南最吉祥。  
尋人頃刻見，失物有人償。

趙誠甫連忙辭了卦肆，回到寓中。吃過早飯，便背著線簍，只在東南方街市，穿來穿去。丘大遠遠的跟在後面。將近午時，來到貢院前，小小的一條巷內經過。只見上首門內，一個婦人露出半截臉兒，連聲喚要買線。趙誠甫立住了腳，剛欲跨進門限，那婦人仔細看了一看，如飛的走了進去，緊緊的關上中門。趙誠甫依稀認得，恰像陸氏面貌，亂聲嚷道：「要買線快些出來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不要買了，你去罷。」趙誠甫此時，心不由主，便將雙腳踢進門去。那婦人喊道：「人家各有內外，你打進來，青天白日，要強姦我麼？」趙誠甫聽那聲音，又打著杭州口氣。將欲住腳，誰料門已踢開，只得三腳兩步跨進。劈面一看，果然正是陸氏。只因住在杭城六年，所以學得一口杭州鄉談。當下趙誠甫一見，止不住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急忙揪了頭髮，揪在地上，揮拳亂打。此時陸氏，已生下一個兒子，長成五歲。兒啼女喊，早驚動鄰舍，登時族擁一街。看見是個賣線的打那陸氏，正不知什麼緣故。有好事的便亂嚷勸道：「有話好好的講，為何這般毒打，打死了人，卻不要連累地方麼。」趙誠甫一頭打一頭喊道：「你不要管閒事，我自打死了人，我自償命。」那鄰舍中，又有個抱不平的，連忙去尋那陸氏的丈夫報信。到得巷口，劈頭撞著。那陸氏的丈夫聽說，大驚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麼有這樣事。」便一口氣跨到家裡。只見丘大站在門前，仔細看那裡面打著陸氏的，就是趙誠甫。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就在人隊裡，搶了那五歲的兒子，向外便走。丘大雙手攔住，大喊道：「這個就是走方和尚、拐竊陸氏的姦夫，你們若放走了他去，須要連累高鄰。」眾人聽說，就一把拿住。此時趙誠甫已被眾手拆開，放起了陸氏。趙誠甫向著眾人，細細的告訴道：「這個婦人，就是小子渾家陸氏。這個姦夫，就是走方和尚，喚做證空。」遂將打坐化齋、自己出外生理、被他拐逃到省始末緣由，備陳一遍。眾人聽畢，無不痛罵，遂一哄擁到錢塘縣前。

知縣正在問事，只聽得頭門外喧嘩亂嚷，急叫管班皂隸捉拿閒人。管班皂隸稟道：「外面有椿風化事情，地方人拿住，特來呈報，要求老爺正法。」知縣便叫帶進。先喚趙誠甫問道：「你把妻子與和尚通姦始末緣由，從實說來。」趙誠甫即從頭至尾，細稟一遍。知縣就叫證空上去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這賊驢，既入空門，就該恪遵戒律，為何托名乞食，奸拐人妻。今日到我台下，有何話說。」證空哀稟道：「念犯僧向時也曾登壇說法，苦志焚修。奈緣艾色迷心，一時犯戒，望乞老爺慈悲超救。」知縣微微笑道：「好一個艾色迷心，一時犯戒。只怕你西方無路，地獄有門了。我且問你，自〇〇〇曾奸幾個婦女？曾拐幾處人妻？一一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證道：「犯僧自皈三摩，即持五戒，遍歷名山，不知女色，只在松江與一尼姑胡照相處，未幾被人捉破。遂爾避跡苕溪，獲逢陸氏，只此是實，並無隱匿。」知縣又叫陸氏上去問道：「你與趙誠甫結髮多年，一夫一婦，豈無恩義，為何貪淫失節，背夫逃走？」陸氏道：「只因一時沒了主意，以致如此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那證空怎樣設騙，你就從了他？」陸氏道：「化齋打坐，證空雖有誘騙之心，然賣僧從奸，實屬小婦人之罪。至於相從遠走，則更自有說。小婦人自歸趙門，雖則丈夫出外生理，獨處在家，從無一點邪路。禍由鄰棍丘大，黑夜強姦，仇氏不允，懷恨在心。因見證空與氏說話，就把證空毒打，又當鄰眾，將氏辱罵。氏恐丈夫回來，必加毒手，因此跟著證空潛逃。皆由丘大所激，望乞青天鑒察。」知縣便喝陸氏退下。勒令證空供狀。證空伏在階下，執筆寫道：

供得犯僧證空，生於清海，原為詩書之家。幼入空門，欲接曹溪之派。逃儒歸佛，賢聖難譏。辦道參禪，塵滓已絕。是以春之

風而秋之月，坐冷孤窗。晨之鼓而暮之鐘，心持半偈。猶謂海隅僻陋，遂攜鉢笠而遐征。詎知雲鶴閒飛，竟向茸城而結宇。男女咸崇，青蓮喻法，賢愚樂助，鋪地多金。夫何，鄰有尼庵，法名朗照。白雲自靜，突來合掌於香台；紅葉無媒，竟爾敲門於月夜。心猿頓逸，意馬難拴。偷諧並蒂之蓮，一時犯戒；浪竊巫山之雨，幾度迷魂。遂有婪利子衿，生波紮詐，以致扁舟曉渡，避跡苔溪。高敲木魚，本欲勸人念佛；陡窺粉面，頓忘國典僧規。既縮同心之結，復為執拂之奔。罪實難辭，孽由己作。噬臍靡及，顧影含悲。雖以龍圖執法，不徇下情。猶幸秦鏡高懸，少滯膏露。網施三面，恩戴二天。一字無虛，所供是實。

知縣初時，欲將證空立斃杖下。及覽供狀，遂有憐憫之意，只拔簽打了二□。又問趙誠甫道：「你這陸氏還要麼？」趙誠甫連連叩頭道：「他已隨著證空六載，小人情願另娶，決不要這淫婦了。」知縣點頭道：「你雖經紀小民，倒也是個漢子。」遂命皂役，將陸氏去衣，重責二□板，著趙誠甫具領回去，聽憑變賣。其證空，依奸拐例，問徒發配赤城驛，擺站三年。所生之男，發與證空收領。

當下，趙誠甫謝了知縣，領著陸氏，回到湖州。即有一個後生，貪愛陸氏美貌，央媒討去，趙誠甫亦即成了一頭親事，自此只在家裡做些生意過活，再不敢出到外邊去了。只因趙誠甫沒有主意，留著個小艾妻房在家，並無一人照管，竟自經旬累月，出外為客，以致做出這樣事來，也罪不得陸氏一個。曾有詩為證：(原書下缺)